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前漢紀卷十九至二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裘文郃

謄録監生臣李傳燮

前漢紀卷十九

漢　荀悅　撰

孝宣三

神爵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賜天下勤事吏及民爵鰥寡孤獨高年帛所振貸貧民勿收行所過無出田租詔曰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今闕無祀其令祠官以時祠江海及洛水膠東王相張

敞為京兆尹敞字子高河東人先是敞為山陽太守郡內清治上書自請曰山陽戶九萬三千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他課皆如此臣久居閒處而忘國事非忠臣也請治劇郡時膠東盜賊並起長吏不能治乃拜敞為膠東王相至郡明設購賞開賊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國中清平王太后數遊獵敞上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華陽后為之不聽鄭衛之曲楚莊王好畋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口

非惡甘旨耳非惡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絶嗜慾者將欲率二君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佩玉内飾則結綢繆此則至尊至貴所以自斂制不自縱恣之意也今太后姿質淑美慈愛寛仁諸侯莫不聞之而少以畋獵縱恣為名於是以此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於来今令后姬有法則臣下有所稱頌及為京兆尹長安多盜賊自趙廣漢後守尹皆不稱職敞到則求問長安父老偷長得數人居皆温

厚出從僮騎閭里以為長者敺皆名見責問赦其罪令致諸偷偷長曰今君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散請一切受署敺皆補為吏遣歸休置酒諸小偷悉賀飲酒醉偷長陰以赭土汙其衣吏坐里門閱出衣赭汙者悉收一旦乃得數百人由此桴鼓稀鳴市無偷盜敞治京兆脩廣漢之迹其方略耳目不及廣漢然頗以經術儒雅自輔其政不純用刑故能免於戮西羌反夏四月後將軍趙充國討西羌充國字翁孫隴西人也時年七十六初

出兵上問誰可將者充國曰無逾老臣願陛下以兵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充國既行嘗以遠斥候為務行必有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於是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能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策也今虜朝夕為寇胡地苦寒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已上可以悉發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

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之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出雖不盡誅且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軍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上下其書於充國充國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為兩道出張掖酒泉回遠千里以一馬自馱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必據前險守後阨以絶糧道必有傷危之憂而武賢以為可奪畜產

虜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張掖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其郡兵尤不可悉發先零首為叛逆他種刼略故臣欲捐罕幵闇昧之過隱而勿彰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良吏撫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長策也上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幵之助不先破罕幵則先零亦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為彊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

書嘉納其奏因以書勑切讓充國曰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畜食多藏匿山林中依險阻將軍士卒寒手足皸瘃寧有利乎將軍不念中國之費而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擊罕幵將軍其自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勿復有疑六月有星孛于東方秋七月大旱充國上書曰臣前奉詔告諭罕幵宣

天子至德以解其謀罕幵之屬皆知明詔今先零已為寇日久而罕幵未有所犯今先擊罕幵釋先零赦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先零欲為背叛故與罕幵解仇結約其心恐漢兵至而罕幵背之先擊罕幵而先零必救之以堅其交廹脅諸小種附著者稍集虜兵浸多用力數倍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一二歲而已臣之愚計先誅先零則罕幵之屬不煩兵而服之矣以今進兵誠未見其利上乃璽書報從充國計

擊先零充國引兵至先零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水道阨狹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追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乃徐行驅之虜赴水溺死數百人降及斬首五百餘級虜遂敗走獲牛馬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开地令軍無燔燒聚落芻牧田中罕开羌聞之喜曰漢兵果不擊我豪靡忘使人来言願得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自来歸充國充國以聞賜飲食遣還諭種人罕开竟不煩兵而降上賜充國

書令破羌將軍為充國副進兵擊先零時先零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留屯田或諫曰將軍數不奉詔一旦繡衣來責將軍身且不能保何國家之能安令此利病之間又何足爭充國曰是何言之不忠也令漢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揺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事也諸君徒欲自營不為國計也吾固以死爭之明主可以忠言遂上屯田罷兵狀奏曰虜易以計破難以用兵臣愚以為擊之不便令吏士馬牛穀糧芻

藁之費甚衆轉輸不能給願罷騎兵留屯田兵士屯要害處益畜積省大費謹上屯田處踸用簿上報曰如將軍計虜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其熟計復奏充國上狀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今虜亡其美地茂草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叛志散師屯田以待其變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屯田便宜十二事分步兵九校吏士各萬人留屯田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排抑羌虜使不得肥饒之地分破其衆成相叛之漸二

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胡虜揚威武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伐材木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不乘危徼倖不出使虜因竄於風寒之地罹於疾疫霜露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險阻遠追死傷之患八也內無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無驚動河南大小罕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

水以制西域申威西極使師從枕席上過十一也既省大費傜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詔復報曰將軍獨不計虜兵將攻撓屯田者及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大小罕开前言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久不往得無不分别人而并擊我邪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無變生與先零為一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虜失地遠客分散饑寒皆聞天子明詔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其勢自壊今留屯田地勢平易多髙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塹壘木樵便

兵飭弩烽火相連勢足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大利騎兵雖罷虜見屯田為必擒之具必有土崩以歸之意宜不久矣今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來為寇又見屯田兵精必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若為小寇勢不足患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敢勞衆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兵不見其利而内自疲敝貶重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不可空如是徭役自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

備烏桓不可不憂今見轉運煩費傾國家不虞之用以贍一隅臣愚以為不便且校尉臨衆宣明威德奉厚幣撫循罕幵羌衆喻以明詔必無異心不足以疑故出兵臣今奉詔出塞引軍遠攻罷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偷得避嫌之便而無後咎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敢避斧鉞之誅謹昧死以聞充國初奏事議臣非難充國十七人中十五人最在後十三人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於是詔

報聽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充國兵在外已經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給輸田事廢業無餘積雖羌虜必破來春民必困乏願令諸有罪非盜賊受財殺人犯不道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備預百姓之急事下有司左馮翊蕭望之曰民含陰陽之氣有仁義利慾之心在上之教化雖堯舜在上不能去民利慾之心而能令其利慾不勝仁義也雖桀紂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利慾也故堯舜

桀紂之分在於義利而已矣故道民不可不慎也令民以粟贖罪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形而法不一也人情父兄囚縶聞以財得生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傷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已死如此則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不可卒復古者藏財於人不足則取之有餘則與之故詩云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惠上也今西邉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

其用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赦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上復下其議敞曰令罪人出錢減死便於煩擾良民横興賦斂又諸盜賊及殺人犯不道者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犯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甚明何化之可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其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敢生今涼州方秋饒之時民尚饑乏況至來

春必將大困不早慮振䘏必全之策而引常經以難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從權也望之復對曰先帝聖明賢良在位立憲垂法為無窮之基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夭絶天年父母相失天下共給其費固為軍旅卒暴之事臣聞天漢四年常使罪人贖罪出錢五十萬減死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借至為盜賊以贖罪姦邪並起臣以為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御史大夫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行敞議

賜大司農朱邑子黄金百斤以奉祭祀邑字仲卿廬江人身為列卿居處節約俸禄以供九族鄉黨家無餘財敦厚公正不可交以私上甚重之將死屬其子曰我故桐鄉嗇夫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祀不如桐鄉桐鄉民為起冢立祠歲時常祭之是歲韓增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封龍頟侯

二年春正月乙丑甘露降鳳皇集於京師羣鳥從之有萬數夏五月西羌平斬其首惡大豪楊玉首以降置金

城屬國以處降羌赦天下後將軍充國還所善浩星賜迎説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將軍出擊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雖然將軍即見上宜歸功於二將軍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之功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武賢由是怨充國上書告充國子中郎將卬前從軍在西羌時言車騎將軍

張安世常不快上意上數欲誅之卬家將軍為上言安世事孝武皇帝數十年稱忠謹宜見全恕由是得免卬又坐禁止而入至充國幕府司馬中亂屯兵卬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金安車駟馬免罷就第充國初以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困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貳師引軍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武帝歎之擢為車騎將軍長史本始之際與霍光定策安宗廟封營平侯秋匈奴大亂

日逐王先賢撣單于来降時衛司馬會稽人鄭吉使護鄯善西南道以攻破車師日逐王請降於吉吉發諸國兵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及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使吉幷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號自吉始也於是吉始中西域而立幕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漢之號令頒於西域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九月司隷校尉蓋寛饒下獄自殺寛饒魏人為儒學

者所宗剛直公清數干犯上意在位久不遷越先之者多寬饒自伐其行能意終不滿時上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聖賢若四時之運成功者去不得其人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為怨謗下其書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遂下獄諫議大夫鄭昌上書曰司隷校尉食不求飽居不求安進

有憂國之心退有死身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諫國事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與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廷尉寬饒引佩劒自剄寬饒為司隷京師肅清居貧子弟常步行自戍北邊然性頗深刻剌舉無所迴避貴戚大臣人人相與為怨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大夫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賀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向特坐許伯自酌寬饒曰無多酌我我

有酒狂丞相笑曰次公醒而如狂何必酒也坐皆屬目卑下之酒酣作樂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鬭坐皆大笑寛饒不悅仰視屋而歎曰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者得久君侯可不戒之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請乃止寛饒初為衛尉司馬先是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甞為衛尉繇役市買寛饒案舊令遂揖衛尉衛尉私使寛饒寛饒以令詣府門謁辭

尚書尚書責問衛尉由是不敢私使而司馬不拜寬饒為司馬斷其單衣令短躬案行士卒撫循之甚有恩信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士卒數千人皆叩頭請留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始和親三年春起樂遊苑二月丙辰丞相魏相薨四月戊辰御史大夫邴吉為丞相吉起刑法小吏及為丞相以禮讓臨下掾吏嘗有罪輒與長休假無案驗吉曰丞相府有案吏之名竊陋焉公府不案吏自吉始也馭吏嗜酒醉

歐吐吉車茵西曹白命斥之吉曰以醉之失去士此人將安所容乎西曹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後邊虜入塞發奔命卒至此馭吏習邊事見驛騎持赤白囊知虜入塞遽白吉因曰恐虜復入長吏皆老不任兵馬宜可預視吉即案省未畢有詔召問吉具對御史大夫不能詳知所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吉歎曰士無不可容向不聞馭吏之言何見勞勉之有吉嘗逢見羣鬭死傷橫道邊不問前行見人逐牛牛吐舌喘息吉使

騎問逐牛行幾里已喘掾吏獨謂丞相前後失問以譏吉吉曰人鬬相殺長安令京兆尹之職歲盡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丞相不親小事非所當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暑恐牛近行用暑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吉子顯為議曹掾從祀高祖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吉怒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亡吾爵者必顯也秋七月甲子大鴻臚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八月詔曰吏不廉平

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浸漁難矣其
益吏百石已下俸五十斛是歲光祿大夫梁丘賀為少
府賀字長翁琅邪人初以能心計為武騎後為郎上祠
孝昭廟先驅旄頭大劍挺墜於地首陷泥中刃向上乘
輿馬驚於是上召賀筮之曰有兵不吉上還乃使有司
代祠是時霍氏外孫任宣為代郡太守坐謀反誅宣子
章為公車丞夜亡乃玄袪服入廟執戟郎閤欲為逆發
覺伏誅其後明而入廟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由是近

幸為大夫至少府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賀明易賀子臨亦精於易為黄門侍郎講論於石渠

四年春二月詔曰廼者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修興五帝太一后土之祠鸞鳳翱翔降集於旁齋戒之暮神光顯著及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登于天或降於地從四方來集於壇上帝嘉饗海内承福其赦天下賜民爵鰥寡高年帛夏五月頴川太守黄霸以治行尤異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内侯加賜黄金百斤頴川吏民有

行義者爵人二級力田一級其貞潔順女賜帛霸為政先尚教化而後刑罰務農桑節用殖財去食穀馬聰明盡知下情嘗使吏人有所案察吏還霸勞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為神以霸具知其委曲毫釐不敢有隱民有鰥寡孤獨死者霸告吏曰某處大木可為棺某亭豬子可為祭吏往皆如其言吏民不知所出皆稱神明姦人去入他境郡丞老病耳聾督郵白欲逐之霸不聽或問其故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

及為姦吏因緣公私費耗甚多皆出於民新長吏又未必賢凡治道去其太甚耳霸外寛内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五月詔郡國舉賢良匈奴遣弟呼留若勝之来朝冬十月有鳳十一集杜陵十有一月河南太守嚴延年有罪棄市延年為治嚴酷冬月傳屬縣囚會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府丞年老頗悖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實親厚之而丞愈自恐自筮得死卦乃求告至京師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拜奏因飲

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案驗有此數事延年坐誹謗政
理不道先是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母怒延年曰
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行矣去汝東歸除掃墓地待汝
耳母還歸復為宗族昆弟言之後歲餘而誅矣延年雖
酷然敏於政事令行禁止郡國肅清先是為涿郡太守
豪彊放縱盜賊橫行吏民皆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彊
大家延年至則案誅大姓高氏等所殺十人郡中畏慄
道不拾遺初上即位延年為御史劾奏霍光擅廢立主

上無人臣禮大不道奏雖寢朝廷肅然敬憚之延年凡弟五人皆有吏才至二千石大官東海賢嚴母號曰萬石嚴嫗延年次弟彭祖有才藝學春秋明經傳作註即名嚴氏春秋也官至左馮翊太子太傅不求當世為儒者宗或謂彭祖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不修小禮曲意無貴人左右之助經義雖高不至宰相矣願少自勉彭祖曰大凡通經術故當修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容苟求富貴乎卒以太傅官終十有二月鳳皇集上林

前漢紀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紀卷二十

漢　荀悅　撰

孝宣四

五鳳元年春正月上幸甘泉宫郊泰畤皇太子冠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男子為父後者爵一級冬十有二月乙酉朔日有蝕之左馮翊韓延壽有罪棄市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先是為東郡太守放散官錢奢僭逾制御史

大夫蕭望之按驗之丞相邴吉以為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案問東郡事望之因令并得問之延壽聞之即案校望之在左馮翊時放散廪犧官錢數十萬吏掠治急引與望之為姦延壽劾望之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得不聞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果無事實而御史案驗東郡具得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雀延壽駕駟馬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

駟馬載祭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正假司馬千人持
幢傍轂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衛騎士兵車四
面營陣被甲鞮鍪居馬上抱弩負籣又使騎士戲車弄
馬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鍛鉤鐔放效尚方取官錢
帛私假繇役吏民及飾車騎甲用三百萬以上於是望
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事下公卿公卿議以延壽前既
無狀又誣訴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坐棄市死
然延壽為治甚得吏民心吏民數千人送至渭橋老小

扶持車轂莫不涕泣初延壽以父義諫燕剌王而死霍光顯賞其子擢延壽為諫議大夫遷頴川太守承趙廣漢之後初廣漢患郡俗名黨大族相依以憑凌長吏乃陰交構之以生其隙於是吏民多相怨讐風俗澆薄延壽乃道之以禮讓和輯其俗俾有制度為之禮節養生送死不逾禮法百姓遵用其教賣偶人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徙為東郡太守政理大行吏民畏而愛之其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

民聞之自傷悔不復欺犯其縣尉至剌死及門下掾自
剄人救之不死因失瘖不能言延壽聞之自傷對掾吏
涕泣遣醫治之甚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
人後至敕功曹議罰府門卒當車前願有所言因曰孝
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今旦明府早駕久駐而
不出騎吏父至府門騎吏趨出父適反會明府登車以
敬父而受罰得無毀大化乎延壽車中舉手曰微子太
守不自知過還舍名見府門卒遂特用之卒是老書生

聞延壽賢故自隱於門下時延壽在東郡治為天下最及守馮翊行縣至高陵邑人有兄弟訟田自言者延壽大傷之深自責稱病不聽事卧傳舍而縣令丞三老亦自繫待罪於是訟者深自悔皆髡鉗肉袒謝罪請以田相讓至死不復敢爭延壽見勉勵之乃起視事郡中翕然轉相勸勵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也治化茂矣

二年春正月行幸雍祠五畤夏五月大司馬車騎將軍

韓增薨增者故韓王信之曾孫安道侯説之子增為人寛和自守以温顔遜辭承上接下歴事三主甚重於朝廷五月將軍許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秋八月詔曰夫昏姻之道人倫之大者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使民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為苛禁匈奴握衍朐鞮單于為其衆所叛兵敗而自殺於是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議

者多云匈奴為害日久今可因其亂舉兵滅之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興兵侵齊聞齊侯卒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義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和親夷狄莫不聞矣不幸為賊臣所殺而今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兵不以義動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若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義之盛也上從之

壬午御史大夫蕭望之貶為太子太傅太傅黄霸為御

史大夫是時邴吉年老上重之望之奏言三公非其人則三光不明今歲星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在輕丞相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後丞相司直奏言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廷中差處丞相後丞相謝御史大夫稍揖進之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會廷中與丞相均禮又望之自擅使守吏自給車馬至杜陵視家事小吏冠法冠為妻先引又使買賣私所附益凡十三萬三千上田此策貶之冬十有一月匈奴

呼遬累單于率衆来降封為列侯十有二月平通侯楊惲坐怨望不道腰斬惲丞相敞弟以發霍氏反事封為光禄勳公廉好義讓千萬財分昆弟宗族然自伐其賢能性刻害好發人陰伏輕慢士人卒以此敗太僕戴長樂與惲有隙告之曰安昌侯乘車奔入北掖門惲曰嘗聞奔車抵殿門門闕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惲觀西閤上指桀紂畫像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畫人有堯舜不稱而言桀紂又曰天久陰不雨春

秋所記夏侯君所言上行必不至河東矣以上為戲語悖逆絶理下廷尉廷尉奏大逆不道請捕治之上不忍致法免為庶人居家治産業起室宅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智略之士也與惲書戒之以為大臣廢退當闔門恐懼不當治産業通賔客也惲報書曰自為罪過已重長為農夫故修賈豎之事耕桑以給公上不意當復以此為譏也夫河西郡地魏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遺風尚節儉明去就之分今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山谷

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移人於今乃覩子之志矣方今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惲兄子安平侯譚謂惲曰西河太守杜侯前以過絀今復徵為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勞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隷韓馮翊俱盡力吏皆坐事誅騶馬猥佐成告之下廷尉案驗得惲與會宗書上惡遂誅惲妻子徙合浦譚坐不諫止惲與相應答有怨望語免為庶人公卿奏収惲黨友皆免官京兆尹張敞亦被

奏獨寢不下會敞使捕賊掾吏絮舜有所案驗以敞當免曰五日京兆尹耳不肯為案事敞聞之即收舜彊致之死罪舜家自告上欲令敞自便利即先下敞坐楊惲事免敞詣闕上印綬因從闕下亡命於是京兆吏民解弛桴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上思敞功效即下詔所在名敞拜冀州刺史廣川王同族劉調等為賊䆪藏於王家敞自將吏民兵車數百兩圍王宮果得調等於殿屋重轑中乃斬調懸其首於王宮門因劾奏王上不

忍致法削其戶冀州盜賊禁止遷太原太守郡中清静

所在治理

荀悅曰天子無私恵王法不曲成若張敞之比以議能

之法宥之可也使之亡非也

三年春正月癸卯丞相邴吉薨謚曰定侯子顯嗣有罪

上不忍絶削爵為關内侯二月壬辰御史大夫黄霸為

丞相霸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綱紀風采不及魏相邴吉

于定國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神光並見燭燿齋宫十

有餘刻辛丑鳳皇集長樂宮文章五采留十餘刻吏民並觀賜民爵一級鰥寡孤獨帛令民大酺五日時天下殷富數有嘉應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其民令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歌詩選好事童子何武等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上召武等觀之皆賜帛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當之益州刺史因奏王褒有逸才能為文上乃徵之待詔後召褒為頌頌聖主得賢臣之意褒對曰春秋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

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事力少而成效多故工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朴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氾畫塗如此乃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尺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慘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夫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海内也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

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是觀之明君人者勤於求賢而佚於得人人臣亦然故世必有仁聖之主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起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聖王必待賢臣而弘功業雋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愉悅無斁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沛乎若巨魚之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何令不行化溢四表横被無窮遐夷

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闚望而視以明不殫傾
耳而聽以聰恩從祥風翺德與和氣遊太平之責塞優
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
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
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信乎其以寧也
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襃對及之頃之拜襃為諫議大夫
數為辭賦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致之使
襃祠焉襃道病死六月辛巳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

大夫安和寬裕論議持平稱為名臣是歲置西河屬國

都尉以處匈奴降者

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有罪自殺胥好倡樂逸遊力能

扛鼎空手搏羆豕猛獸動作無法度昭帝時數使巫祝

詛上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祝詛如前楚王

延壽謀反胥與私通書延壽既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

後復祝詛胥宮中棘生十莖莖赤葉白如素池中水變

赤魚死有鼠舞王後庭中後祝詛事發覺有司案驗胥

惶恐自殺謚曰厲王其子為庶人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以邊塞無寇減戍卒十二大司農丞耿壽昌善筭能商功利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南上黨太原郡穀足給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奏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貴時減價出糶以賑貧民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乃賜壽昌爵關内侯是時糴穀甚賤農人少利故設常平倉而蔡癸以好農而為使者勸農

於郡國昔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減一為六萬頃治田勤農則畝益三斗不勤損亦如之增減轉為穀百八十萬石矣故農事不可以不勤糴甚貴則傷民糴甚賤則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五口之家治田百畝歲常不足以自供若不幸即有疾病死喪之費則至於甚困是以民不勸耕而糴至於甚貴也是故善平糴者

必視歲上中下上熟自四中熟自三下熟自倍饑亦如之故上熟官糴三而舍一中熟官糴二而舍一下熟官糴一而舍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而糶之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而糶之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以相贍補故雖遭饑饉糴不甚貴而民不散穀價常平行之魏國魏國殭富夏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是謂正月朔慝未作春秋左氏傳以為重遣丞相御史掾吏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寃獄察擅為苛

禁深刻不改者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

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而呼韓邪兄左賢王自立

為郅支單于遣子入侍三月丁巳大司馬車騎將軍許

延壽薨夏四月黃龍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鐘及簨

虡銅人皆生毛長二寸許甲申中太上皇廟災甲辰孝文

廟災上素服五日冬呼韓邪單于遣弟左賢王朝賀

二年春正月立皇子囂為定陶王後徙為楚王詔曰乃

者鳳皇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滂流枯槀榮茂神光並見咸受禎祥其赦天下減民筭三十賜諸侯王丞相將軍二千石金錢各有差賜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朱崖郡亂夏四月遣護軍都尉張祿將兵擊之御史大夫杜延年賜安車駟馬免五月乙丑廷尉于定國為御史大夫秋九月立皇子宇為東平王冬十月幸雲陽宫營平侯趙充國薨謚曰壯武侯以功德與霍光等圖畫相次於未央宫第一曰大司馬大將軍博

陸侯霍光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頟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陵侯邴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傅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以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至成帝時西羌嘗有警成帝思將帥之臣召黄門侍郎揚雄即充國畫像而頌之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

侵我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於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旋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之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糾糾桓桓亦紹厥後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爲郅支所破遂稱臣來朝上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

議以為聖王先諸夏而後夷狄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其下太子太傅蕭望之議曰單于夷狄禮儀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蠻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羈縻之義謙厚之禮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往荒忽無常如使匈奴後嗣不闕於朝饗不為叛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延于無窮此萬世之長策也上令單于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璽綬冠帶衣裳安車駟馬黃金錦繡繒絮使有

司導單于先行就邸

荀悦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書曰西戎即序言皆順從其序也道里遼遠人物介絶人事所不至德化所不沾不告諭以文辭故正朔不及禮義不加非導之也其勢然也王者必則天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故盛德之主則亦如之九州之外謂之藩國蠻夷之君列於五服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地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

也故遠不間親狄不亂華輕重有序賞罰有章此先王之大禮故舞四夷之樂於四門之外不備其禮故不見於先祖獻其志意音聲而已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以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確論矣二月單于罷歸遣衛將軍車騎將軍騎都尉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歸幕南保光禄城而郅支單于遠遁匈奴遂定詔曰乃者鳳皇集新蔡衆鳥四面行列而立以萬數其賜汝南太守帛百疋新蔡長吏三

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各有差賜吏民爵二級無出
今年租三月已巳丞相黃霸薨五月甲午御史大夫于
定國為丞相初定國父于公為東海郯縣獄吏郡決曹
掾決獄甚明罹法者皆無恨郡中為之立生祠東海有
孝婦少寡無子養老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去姑告
鄰人曰我年老久累丁壯其後姑自經而死姑女告婦
殺我母吏驗治甚急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
婦孝養姑十餘年以孝聞于天下必不殺也太守不聽

于公爭不得乃抱具獄哭於府門上因辭病去郡中枯
旱三年及後太守方名于公于公曰前有孝婦不當死
枉誅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因表其墓
天乃大雨于公其里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
高大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興故人為
之語曰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除地以望喪定國少為
文法吏及在卿位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
禮謙讓恭敬士雖貧賤徒步皆與均禮為廷尉八年持

法平端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天下自不冤然好飲酒至一石不能亂益精明邴吉之薨也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皆以次見用後太僕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萬年沛人也外行廉平內行修飾在位稱職然善事人邴吉疾病中二千石以下謁問疾吉遣家丞謝之已皆去惟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好為曲意如此子咸剛直有異才萬年嘗召咸牀下教戒之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之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

大人乃教咸謟也萬年乃不復言咸後為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頗言石顯長短為顯所奏坐漏泄省中語下獄減死後歴州郡所在令行禁止官至少府其治嚴酷做嚴延年然性奢侈其廉不及諸儒博士講五經同異於石渠太子太傅望之平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公羊春秋左氏傳博士冬烏孫公主求歸年七十餘矣與烏孫男女二人俱來賜田宅奴婢朝見儀比於公主焉

四年夏廣川王海陽有罪廢遷房陵冬十月丁卯未央宮宣室閣災

黄龍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禮賜如初二月單于歸國詔曰朕即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順民所疾苦令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寛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賦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務為欺謾以避其課

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御史計簿有疑不實者案之使真偽無相亂三月星孛於王良閣道入紫微宮是歲未央宮殿軨軨中雌雞化為雄毛衣變而不鳴無距

冬十有二月甲戌帝崩於未央宮

讃曰本紀稱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器械之資後世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申威北敵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

嗣可謂中興德侔殷高宗周宣矣漢武之世得賢爲盛公孫弘倪寬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卜式拔迹於牧羊之閒非遇其時焉能致斯位乎孝武踐祚方用文武求賢如不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偃而歎息羣士慕義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桑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當時版築牧牛之徒明矣漢之得人於斯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

定律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歴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至孝宣承統纂修鴻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𤣥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黄霸王

成龔遂鄧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於後世參之名臣亦其次也

前漢紀卷二十

前漢紀卷二十一

漢 荀悅 撰

孝元一

皇帝癸未即位年二十六初宣帝寢疾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傅蕭望之少府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勲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望之薦諫議大夫劉向以博學

忠直為散騎宗正給事中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孝宣皇帝葬杜陵赦天下賜諸侯王公列侯金二千石以下錢帛各有差封皇太后兄侍中中郎將王舜為安平侯丙午立皇后王氏封皇后父禁為陽平侯禁即魏郡元城人也其先齊田氏濟北王安之後其子孫廢為庶人時人謂之王家田氏馬禁父字翁孺武帝時為繡衣御史捕逐羣盜黨與及長吏多所縱活而暴勝之奏殺二千石以下及通行酒食相連

坐者大郡至斬萬有餘人翁孺以奉使不稱職免翁孺歎曰吾聞活千人者有封子孫吾所活萬餘人矣後世其興乎翁孺徙居魏郡元城人建公曰昔春秋時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隂為陽雄土火相乘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氏乎元城東郭五鹿墟即沙麓地也今翁孺徙正值其地日月當之矣皇后字正君方妊正君夢月入懷長大許嫁未入門夫輒死禁恠之相者言當大貴年十八宣帝時入掖庭為家人子以

配太子一見殿内即幸有娠生男即成帝也遣使者徵琅邪王吉貢禹吉年老道病卒禹至拜諫議大夫王吉與禹相善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趨舍同也始吉居長安東家有棗枝垂吉庭中吉婦取其棗以啗吉吉後知之乃去其婦東家見吉去婦欲伐樹鄰人止之因固請吉婦還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去婦東家樹完去婦復還其勵節如此貢禹字少翁初為河南令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豈可復冠

遂去官以明經潔行自修上既見禹虛己問以政事禹曰古者宮室有制度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雕木磨而不刻車服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人廐馬不過百餘匹後世轉為奢侈臣下亦相倣效故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今齊三服官作工數千人一歲所費數千萬杯棬器物皆文畫金銀飾之廐馬數萬匹民饑而死或人相食廐馬食

粟患其大肥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如是乎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不知禮正多藏金銀財物鳥獸六畜之類凡百九十物又取後宮女置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後遂遵之使天下化成下及百姓皆逾制度唯陛下大減損輿服御物三分去二察後宮賢女留二十餘人餘悉歸之及諸園陵女無子者宜皆遣之廐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以為田獵之囿餘皆復為

田以賜貧民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令自娛樂而已此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旨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惓惓不敢不盡愚上喜納其忠詔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以賑貧民凡禹所言後多施行之夏四月光祿大夫王褒等七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失職之民登延賢俊招顯側陋觀風俗之化詔國被災害甚者毋出今年租賦江淮陂湖園池以貸貧民勿收租稅賜宗室屬籍

者馬二匹至二駟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吏民五十戶牛酒秋八月屬國降胡萬餘人亡入匈奴九月關東諸郡國十一大水人饑相食詔宫館希幸御者勿繕治減食穀馬食肉獸詔列侯舉茂才匈奴呼韓邪單于上書言民衆困之詔雲中五原郡轉二萬斛穀以給之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賜雲陽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立皇弟竟為清河王二月戊午隴西地震毁落太上皇廟敗豲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壓殺人衆山崩

地裂水泉皆湧三月立廣陵厲王太子弟霸為王罷黃門乘輿及狗馬水衡禁苑少府佽飛外池嚴籞池田假於貧民詔郡國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夏四月立皇太子賜御史大夫爵關内侯中二千石右庶長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列侯錢各有差

荀悅曰賞罰者國家之利器也所以懲惡勸善不以喜加賞不以怒增刑列侯重爵不可以虛加也秋七月己酉地震詔舉直言極諫之士東海翼奉字少君待詔對

曰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隂用其形猶人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五臟病則氣色變於面六體病則伸屈見於形地震者隂氣盛也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今左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隂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建章未央宮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宜為設員出其過制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

為大水然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災是也奉又上疏曰臣聞昔盤庚改邑以起殷道聖人美之今國家郊禘禋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宮室苑囿奢侈臣愚以為誠難安居而易改作欲陛下徙都洛陽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改正制度無復繕治宮室不急之費三歲可餘一歲之畜臣聞天道有常王道無常無常者所以應有常必有非常之主然後立非常之功願陛下留神慮上異其言奉好災異占候之術為

博士諫議大夫是時史高典治尚書事而蕭望之為副
然望之名儒有師傅恩上信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
已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於天下無
二然衆庶議論休譽不專在將軍何也此誠有所聞以
將軍幕府海内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
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
身而列士不舉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古人疾其如
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傳曰以賢難得故曰事不

待賢以食難得故曰飽不俟食惑之甚者今平原文學
匡衡才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
方將軍誠名在幕府即學士翕然歸心薦之朝廷必為
國器以是顯示庶衆名流後世不亦可乎高然其言辟
衡為議曹史薦為郎中時蕭望之周堪劉向及侍中金
敞安上子中正敢言此四人者同心輔政而中書令弘
恭僕射石顯比與史高與望之不同恭顯皆嘗坐法腐
刑為官者自宣帝見任用矣及上即位多不親政事遂

委顯等望之以為尚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㳺宴
宦者非國舊制白欲更用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等有隙待詔鄭
朋華龍等者皆傾巧人也行汙穢欲入堪等不納更入
許史因求見上排毀望之等恭顯遂令朋龍等上書告
望之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候望之休沐日令二人
上書事下恭顯恭顯奏望之及堪向黨與相構譖訴大
臣毀誘親戚欲以專權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
召致廷尉上不省為下獄可其奏後聞繫獄上驚曰非

但廷尉問邪乃責顯恭即日出望之等令視事顯恭因令史高言上曰陛下新即位未有德化聞於天下先驗師傅既下獄又虛出之宜因決免之於是詔收望之印綬及堪向皆免而朋龍為黃門侍郎自此忠臣退而姦臣用事六月關東大饑齊地人相食秋七月詔吏發倉廩府庫賑饑寒者上重望之不已乃下詔曰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厥功茂矣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上方欲以望之為宰相會望之

子侍中散騎常侍中郎將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言失大臣之體大不敬請捕之顯恭等知望之素高節不屈奏曰望之深怨望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恩懷終不坐非頗屈於牢獄抑其怏怏之心則聖朝無以施德厚上曰蕭太傅素剛直安肯就獄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罪薄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於是遣謁者促名望之因命太常急發執金吾圍其第使者至望

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素剛直好節士教之自裁望之乃歎曰吾嘗備位宰相年踰六十矣而入獄以求生不亦鄙乎遂飲藥而卒上聞之大驚拊手曰吾固疑其不就獄果然殺吾賢相大官方上食不肯食涕泣哀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皆免冠謝良久乃解其子伋嗣爵關内侯歲時常遣使者祀望之冢暨終世望之八子育咸由伋皆至九卿育初為茂陵令會考課時漆令以殿責問育為之請

扶風扶風大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耳何暇與左右言及罷出傳茂陵令詣後轉當以職事對育直出不還書佐隨牽之育按劒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後轉遂趨出欲去官明旦會詔名入拜司隸過扶風府門而官屬掾吏數百人皆拜謁於車下咸由所在皆以功績著聞名流後世是歲丞相府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有冠距鳴引恭病死石顯為中書令車騎將軍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子以歸昌猛見單于益衆又聞大臣多

勸單于北歸者恐旣北則難約束因與單于盟約曰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子孫無得相詐相殺有盜竊相報行其賞誅其有寇發兵相救敢有背約受天不祥令子孫世世盡無違盟昌猛與單于登弱水東山刑白馬以月支王頭斫為飲器飲血盟而旋公卿議者以為單于雖北猶不能為害昌猛擅以國家世世子孫詛盟罪至不道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

三年春令諸侯相位在郡守下珠崖郡山南縣反上博

謀羣臣欲擊之待詔賈捐之對曰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舜曰韶盡美矣禹曰吾無間然矣以三聖之德地不過數千里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北盡朔裔南暨聲教與聲教者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殷周之時東不過江黄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而君臣歌德頌聲並作及秦興兵遠攻貪外虚内而天下内叛孝文偃武行文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行三十里為

程騎行五十里為程朕乘千里馬獨安之乎乃還馬勑四方無來獻當此時天下無事斷獄數百及孝武皇帝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至於樂浪北却匈奴數萬里南制南海為八郡兵革數起父戰於前子鬬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喨於道老母寡婦飲泣街巷設虛祭於道旁招神魂於萬里之外擴地泰大征伐不休而天下斷獄餘數萬人今關東困乏至有嫁妻賣子此社稷之憂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

衰則先叛自古而患之何況乃復南方萬里外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於禽獸無異有之不足郡縣置也棄之不足惜也不擊之不損威臣竊以往事羌軍言之暴師曾不滿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費四十餘萬錢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捐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拯饑饉全元元也方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本非冠帶之國禹貢所不及春秋

所不理皆可便宜廢之且無以為上以問丞相定國御史大夫陳萬年萬年以為當擊之定國以捐之議是上乃罷珠厓郡民欲內屬者處之不欲者勿彊上數見捐之言多納用後為石顯所毀稀復得見其後長安令楊興以才能幸於上捐之欲因求見謂興曰令我得見上言君蘭京兆尹立可得我前後所薦皆如其言興曰縣官嘗言興逾於薛大夫我易助也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甚遠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尹京

兆尹郡國之首尚書百官本也天下宜大治士則不隅矣興曰石顯上所信用今且以合意則得入矣捐之因與興共為奏稱薦石顯又薦興京兆尹顯聞其議白之乃下興捐之獄有司劾捐之興懷詐偽更相薦舉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捐之棄市興減死夏四月己未茂陵白鶴館災本志以為白鶴館五里走馬之館不當在山陵昭穆之地天戒若曰去貴幸遊逸不正之臣勿在正位病石顯之象也赦天下夏旱立長沙煬王弟宗為王

封故海昏侯賀子為侯六月詔曰朕惟眾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其罷建章甘泉衛士令各就農詔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者各三人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所過無出租賦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帛皇后曾祖父濟南平陵王伯墓門梓柱更生枝葉上出屋本志以為王氏將興之象也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次位諸侯王三月行幸雍祠五畤夏四月有星孛於參詔大官無日殺所供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罷角觝戲上林宫館希幸御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無置員以廣學者省刑罰凡七十餘事御史大夫陳萬年卒六月辛酉長信少府貢禹為御史大夫禹奏言古者民無賦算口錢今民生子三歳則出口錢故民重加困産子輒不舉甚可痛之宜令今兒生七歳去

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又奏言武帝時令人犯法贖罪入粟者補吏是以國亂民貧盜賊並起郡國畏法則擇便巧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宄不勝則取勇猛苛暴能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便巧者尊於朝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行為犬豕財富勢足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致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此宜除贖罪之法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罪無

但免官則貴孝弟賤賈人進賢能廉直而天下治矣十有二月丁未貢禹卒丁已長信少府薛廣德為御史大夫初郅支單于怨漢擁護呼韓邪單于乃求其侍子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郅支單于乃殺吉遂依康居而居焉時諸葛豐為司隸劾舉無所廻避京師為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上嘉之加豐光祿大夫侍中許章不奉法度賓客犯法章相連豐按劾章欲奏其事適逢章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下獄收章窘迫馳車去豐追之章因

而入宫自歸於上豊亦上奏因收奪豊節司隷去節自豊始也

前漢紀卷二十一

前漢紀卷二十二

漢　荀悅　撰

孝元二

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免雲陽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過無出田租上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徳上書言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移陛下日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馳騁干戈

縱恣於野不䘏百姓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與天下同憂樂上即日還宮詔丞相御史大夫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三月隕霜殺麥苗詔曰朕之不明無以知賢佞人在位哲人壅蔽民漸薄俗去禮觸刑豈不哀哉其赦天下令勵精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假貸種食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秋七月己未大司馬驃騎將軍史高賜金安車駟馬就第上自爵

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曰宜從橋上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言臣自刎頸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渡矣上不悅先驅光禄大夫張猛曰主聖臣直從橋安乘船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廣德病賜安車駟馬免辛亥太傅韋玄成為御史大夫九月戊子侍中尉王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接者宣帝舅王無故之子也冬十有二月丞相于定國賜安車駟馬免子永嗣位至御史尚館

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也賢而有行永以選尚馮周
堪復為光禄勲與張猛皆給事中見親任而石顯等數
譖毁之劉向以草莽臣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
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
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
集衆賢莫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息忿爭之訟周詠文
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
德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内萬國歡於外故得萬國

之歡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諸臣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貽我來麰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刺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人在位而從邪議潝潝相是而背君子其詩曰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其詩曰黽俛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此之時日

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日有蝕之亦恐之醜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厲王奔彘幽王見弒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叛而不朝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見三野雞夜鳴常星不見夜

中星隕如雨者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中國三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冬麋有蜮蜚鸜鵒來巢晝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雷電失序水旱饑饉蝝螽俱出衆災並起當此之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鄭傷桓王戎執其使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遲不能復興由此觀之氣和致祥氣乖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

危天地之常德古今之通議也當今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乖忤分曹為黨更相譖愬不可稱言是以災異並起皆妖氣之所致也夫履良周之迹循詩人之刺而欲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讒邪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行善政而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消矣懷多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者賢人退羣枉盛者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善惡相消詩曰雨

雪麃麃見晛聿消昔舜禹與驩兜共工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之時皆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孔子與季孟俱事於魯李斯與叔孫通並宦於秦定公始皇賢李斯與季孟而消孔子叔孫通故以大亂夫治亂之端在於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固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與不為朋黨禹稷臯陶更相汲引不為比周何

則忠於為國而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引其類聚於朝故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在下位則與類俱進故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今姦邪與賢臣並進在交戟之内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此天地所以見誡災異所以重至也自古聖王未有無誅而治者故舜有四放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今以陛下之聖明宜深思天地之心察兩觀四放之意鑒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唐周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

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時之變仰鑒前古之事宜放遠佞邪之黨廓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去就則百異消滅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顯等見其書而愈與許史比周而怨向向等遂禁錮十餘年初上内重周堪而患諸譖愬無所信時長安令楊興嘗稱舉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曰朝臣不可光禄勲何也興傾巧士也謂上疑堪因順言曰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臣前見堪等與劉向謀毀骨肉議者以為當誅故

臣前言不可也上曰然此何罪而當誅也今宜如何興曰臣愚以為賜爵為關内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忘師傅之恩此最計之得者上由是疑焉又惜其才乃遷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槐里令後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臣命之傅朕論議正直憂國之心以不阿尊事貴孤特寡助黜退往者衆臣每有災異託咎此人朕迫逼於俗不得專心堪出之後天變仍臻衆亦晻然堪治郡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稱誦其美使

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知人朕有以自明也其復徵堪拜光禄大夫給事中領尚書事堪病卒而顯遂誣張猛令自殺顯知專權恐左右耳目一旦間已者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出使自白曰恐後漏盡還請稱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後果有人上書告顯專命矯詔上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下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妒嫉欲陷害者類如此非一愚臣微賤不能以一身快萬衆任天下怨

也願歸樞機之職充後宫埽除之役死無所恨上以為
然而憐之數勞勉之益信任厚其賞賜貲至萬數初顯
殺望之知天下怨已因薦貢禹而深禮事之明進賢不
妒望之其設變詐以自解免皆此類也顯見左將軍馮
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心欲附之因薦奉世中子謁者
逡為侍中逡因言顯專權不可任上怒免逡歸郎官後
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薦昭儀兄野王上以問顯顯曰九
卿無出野王上然昭儀兄也恐後世以陛下度越衆賢

私後宮之親上曰善吾不見是乃不用野王曰人皆以內寵貴我獨以內寵賤自此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跡矣

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絶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察觀其言行未必合於道者必此人也此亦察人情之一端也

偽生於多巧邪生於多欲是以君子不尚也禮與其奢也寧儉事與其煩也寧畧言與其華也寧質行與其綵

也寧朴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已而已矣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真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修之一物不稱則榮辱賞罰從而繩之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二年春二月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

寡孤獨高年孝弟力田帛丁酉御史大夫韋立成爲丞相左扶風鄭弘爲御史大夫弘所在著名迹法度條教爲後世所稱三月壬戌朔日有蝕之六月詔曰元元之民困於饑饉朕爲民父母德不能覆而加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時災異數發上問言事得失者博士匡衡上疏曰夫朝廷者天下之楨榦公卿大夫相與修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民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順則衆相愛此四者明王所以不嚴而治也朝

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皆在本也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今長安天子之都也親承聖化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仿效之宜先正本朝使海内昭然易其視聽道德興於京師淑問揚於疆外然後大教成也傳曰審好惡治性情而王道興矣治性情之道必彊己之不足而審己之有餘蓋聰明疏

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沈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偽巧之徒不敢比周而妄進矣今俗吏致治不奉禮讓而尚苛暴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陛下哀愍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而今日赦令明日犯法相隨而入獄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不息是時赦令數故衡對及之

荀悅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濆亂之世比戶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姦邪非一及武帝末賦役繁興羣賊並起加太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用赦矣君臣失禮政教陵遲犯法者衆亡命流竄而不擒獲前後相積布滿山野

勢窮刑屈將爲羣盜或刑政失中猛暴横作怨枉緐多天下憂慘羣獄姦昏難得而治承此之後宜爲赦也或赦大逆或赦輕罪或赦一方或赦天下期於應變濟時也秋七月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擊之奉世字子明上黨人也徙杜陵初前將軍韓增舉之自宣帝時爲名臣矣上議出兵奉世曰虜無過三萬人而兵法當倍用六萬洪羌衆弓矛之兵耳器不鋒利可四萬人守屯足矣議發萬人奉世曰國家戰守之備久廢夷狄皆有輕

邊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無畏懼戰則兵挫守則不足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會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人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功相萬倍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奉世將萬二千騎以兩裨將至隴西分兵數處又别遣校尉救民於廣陽上谷羌虜衆多漢兵為羌所敗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乃足上乃大為發兵六萬人拜太常任千秋為奮

威將軍以助之奉世上書願得其衆不煩大將上不聽遂並進兵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八月天雨草如莰相樛結如彈丸是嵗有獻雄雞生角者本志以為黄龍元初永光雞變三見王氏僭位之萌也黄龍元年而宣帝崩上即位皇后將立應是正宮之中雌雞為雄不鳴不將無距者貴始萌而未成也元初元年封王婕妤父為丞相内史禁為平陽侯婕妤立為皇后故應是也丞相府史家雌雞為雄即丞相内史女之應也

伏子者明已有子將距者尊已成也以永光二年禁𧯞子鳳嗣侯為侍中衛尉始見用雄雞生角明布威行權從此始也卒成簒之漸矣

三年春西羌平軍罷奉世還以有功賜爵關内侯食邑五百户三月立皇太子康為濟陰王夏四月癸未大司馬王接𧯞七月壬戌左將軍許嘉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嘉上之元舅即廣漢弟延壽之子廣漢無子嘉奉其祀

冬十有一月己丑地震雨水大霧復鹽鐵官博士弟子

員以用不足民多復除故也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所賑貸貧民勿收責三月行幸雍

祠五時六月甲戌孝宣帝園東闕災戊寅晦日有蝕之

詔曰葢聞明王在上忠臣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澤

今朕闇於王道夙夜憂懼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

惑是以教令多違民心未得邪說虛進事無成功此天

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未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

民元元安所歸命哉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

今以後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秋七月罷衛思后園及戾園冬十月乙丑罷祖廟在郡國者先是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景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依古禮宜正未及施行而禹卒於是追思禹言乃下詔議丞相玄成御史大夫弘等十七人皆曰臣聞祭者皆由中出生於心者也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立廟於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尊尊之大義也

五帝三王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雝雝至止肅肅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一切勿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王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祀置吏守而已諸陵分屬三輔以渭城亭部北原上以為初陵詔曰往者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今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産親戚分離人懐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災關

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詩不云乎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初陵無置縣邑使天下安土樂業無有揺動之心又罷先后父母奉邑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祀后土秋頻川水出流殺人民吏從官縣被害者與告士卒遣還冬上幸長楊布車騎大獵十有二月乙酉毁太上皇孝惠帝寢園是時丞相列侯中二千石博士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

五廟皆迭毀毀廟主藏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祫祭者言毀廟及未毀廟之主合食於太廟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周之所立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焉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皆親盡而毀成王承二王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從毀以行為謚而已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

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太上皇孝文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宜皆就太祖廟序昭穆如禮大司馬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德化茂盛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諫議大夫尹更始等十六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序昭穆猶立廟而已世宗廟留不毀

建昭元年春正月戊辰有石隕於梁國六三月行幸雍

祀五時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軹道冬

河間王元有罪廢遷房陵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上幸虎圈鬬獸後宫昭儀等皆坐熊逸出圈攀檻欲及

上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好直前當熊而立

左右格殺熊上問婕好曰人情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

聞猛獸得人而止恐至御座故以身當之上嗟歎而嘉

之傅昭儀甚慙由是與婕好有隙婕好即右將軍馮奉

世之女傅昭儀者少為上官太后才人自上為太子得

進幸為人有才略善事人下至宫人左右飲酒酹地皆祝延之甚寵有男是為定國恭王上欲殊於後宫故曰昭儀位次皇后昭儀之號自此始也

前漢紀卷二十二

前漢紀卷二十三

漢　荀悅　撰

孝元三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盆三河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戶十二萬為大郡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立皇子興為信都王興母婕好為昭儀閏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冬十有一月齊楚地震大

雨雪深五尺樹折屋壞魏郡太守京房棄市房字君明東郡人也為郎中以言災異屢中上親幸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何人也上曰君不明也而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今何以驗其不賢上曰以其時亂君危而知之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二君而非笑之時任豎刁易牙趙高治政日亂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

悟安得危亡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災異並出人民飢饉盜賊不禁視今為治邪亂邪所任者誰與房旨謂石顯上亦知之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是時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房上弟子曉考功者欲試用之房薦上弟子姚平任良願以為刺史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擁隔石顯等進言用弟子不若師上

欲以房為刺史顯等知刺史當得徑奏事因言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宜以為郡守房自請歲盡得乘傳奏事上許之房既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清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猶不得如意臣出之後恐為執事者所蔽身死而功不成及辛巳蒙氣復乘太陽侵色此上大夫侵陽之氣而上意疑也已卯庚辰之間必有隔絶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顯果白詔止房無乘傳奏

事房至新豐復上奏曰臣以六月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至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今涌水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與臣无厚雖死臣猶言也平又謂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之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而成故秦之亂也正先趣之也今臣守郡竊恐未效而死惟陛下無使臣塞涌水之災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陜復

上封事曰乃者丙戌小雨丁亥蒙衰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至壬辰五十分霧氣復起此消息欲正雜卦之黨并力而爭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有還風盡辛卯而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用事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奪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房妻父張博淮陽王之舅也欲為淮陽王求入朝謂房曰淮陽王入朝可以為助因使房為淮陽王求入朝奏章又房為上道幽厲之事出對御

史大夫鄭弘道之顯告房張博誹謗朝廷詿誤諸侯闚導以邪意漏泄省中語博腰斬房棄市時年三十一房治易事梁人焦贛贛為外黃令以伺候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其說長於災變分為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有占驗焉鄭弘坐與房言免

光祿勳匡衡為御史大夫

三年夏令三輔都尉及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六月甲辰丞相韋玄成薨秋七月御史大夫匡衡為丞相戊辰

衛尉李延壽為御史大夫副校尉甘延壽陳湯矯制發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羌胡兵攻郅支單于冬斬郅支首傳詣京師時郅支彊暴東擊烏孫西脅大宛諸國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尸郅支不肯奉詔而困辱漢使上書驕慢曰康居困危已久願歸彊漢於是湯與延壽等謀曰郅支單于威名遠震陵烏孫脅大宛欲降伏康居如得此三國北擊伊婁西取安息南排月支數月之間城郭諸國危矣郅支分離所在絶遠無城

郭彊弩之守如發兵直詣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以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定延壽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衆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久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延壽聞之起大驚欲止之湯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豎子欲沮吾衆耶延壽遂從漢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形勢兵狀即引兵分為六校尉其三校尉從南道逾葱領經大宛其三校尉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經康居康居萬餘

騎救之數奔營不利輒却漢兵遂燒木城城中人皆入土城漢兵四面推櫓楯竝入土城單于被創死得漢使節及谷吉等所賫帛書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五千餘人上議其功丞相匡衡大夫李延壽及石顯皆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不宜加爵土又遣吏訊驗湯私盜金事皆不與湯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殺漢使吏士以百數事暴於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討之意未嘗忘

延壽湯承聖旨倚神靈總百蠻之軍攬城郭之兵出萬死之計入絶域之地遂陷康居屠三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崑山之西而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蠻夷率服稽首來賓羣臣之功莫有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尹吉甫為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之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今延壽湯所誅威振天下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吉甫之歸周厚

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齊桓先有匡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計功補過近事貳師李廣利損五萬之衆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厪獲駿馬四十匹雖獲宛王之首不足復費而私罪甚衆孝武以為萬里之伐不録其過厚加封賞今康居之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漢使甚於留馬延壽湯不煩漢使不費斗儲比於貳師功德相百倍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

鄭吉迎自來之日逐循皆列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長羅安遠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上於是赦湯等矯制貪饑小罪封延壽為宜城侯湯為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延壽北地人也本為羽林士超逾羽林亭樓以材力進湯字子公山陽人也家貧無行初富平侯張敞舉湯為茂才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坐下獄論敞舉非其人削戶二

百會敞薨謚曰謬侯湯立功西域世以為張敞知人初宣帝時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為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時莎車王與諸國共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使者奚充國匈奴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莎車遣使揚言曰北道諸國已降匈奴於是攻劫南道與之盟而背漢鄯善以西皆絶不通奉世以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乃矯以節告諭諸國王各發其兵合萬五千人追擊莎車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遂

平威振西域宣帝謂韓增曰賀將軍舉得人也議封奉世以為侯丞相將軍皆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專之可也宜加爵位少府蕭望之以為奉使有所指而擅矯制違命今封奉世闗内侯後奉使者競逐利要功夷狄漸為國家生事不可長也宣帝從望之議及甘延壽之封也杜延年子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比罪則郅支薄量功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制勝則奉世於邊境為功多慮危則延壽於國家為禍深其違命

生事則與奉世同延壽割地而封奉世獨不見録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別則百姓惑願陛下下有司議之上為前世事不録

荀悦曰核其功義足封追録前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

四年春正月以討郅支單于功告祠郊廟赦天下夏六月甲申中山王竟薨藍田地沙石擁灞水安陵岸崩壅涇水涇水逆流

五年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夏六月庚申復戾后園壬申晦日有食之秋七月庚子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昭靈后武哀王衛思后昭哀后廟園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園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召問丞相匡衡議欲復

衡言不可衡乃禱高祖孝文孝景廟陳言禮正咎在臣衡當受其咎皇帝宜蒙福祐盡禱諸廟上疾久不平皆復修舊祀如故山陽社中大槐樹吏民伐斷之其夜樹自復立故處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單于請妻漢女以自請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字昭君為閼氏單于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塞上下有司議皆以為便郎中令侯應以為不可許上詰問狀對曰臣聞北邊塞至遼

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冐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是苑囿也至孝武出師征伐斥奪其地攘之於漠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而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少安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砂匈奴來寇抄無所藏隱從塞以南徑深山大谷往來差難邊境長老言匈奴失陰山後過之無不哭如罷備邊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單于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甲辱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

外城省亭隧今纔足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義禮之則刑罰之禁愚民猶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設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絶臣下之覬覦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單于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産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絶今罷乘塞則生慢易忿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没不還者其子

孫貧困一旦走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走者多自知匈奴中樂無奈邊候急切然時有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徒卒築治費功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始終欲以一切息繇役十年之後百年之內卒有他變障塞敗壞亭戍滅絶當發戍屯治繕累世之功不可卒就九也若罷戍卒省候望

單于自以保塞守衛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以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上乃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曰中國亦有關梁非徒以備外亦以防中國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為制度以專衆心遂不罷塞焉皇太子冠初定陶恭王有才藝曉音樂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王皇后無寵上有意欲立定陶王為太子數稱其才樂陵侯史丹者悼皇后之兄史恭之孫為侍中護太子家於是

丹進曰所謂才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是則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為相國也於是上默而笑後上疾甚數問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丹涕泣因以死爭之上亦以太子先帝所愛卒不易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壽卒三月丙寅太子太傅張譚為御史大夫癸未復孝惠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廟園等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宫匡衡復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祀卒不蒙福請悉罷於是毁

太上皇孝惠孝景帝廟罷孝昭太后昭靈太后武哀王昭哀后寢廟園丞相御史大夫奏石顯及其黨皆免官顯徙居故鄉濟南憂懣不食道病死顯之歸也留其器物什數百萬以與故所厚萬章章不受曰石氏之禍萬氏反當為福邪章者長安大俠為京兆尹門下督嘗從至殿中侍中諸貴人爭趨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後京兆尹不復從章章既游俠亦得顯力及王遵為京兆尹誅豪桀乃殺章

荀悅曰自漢興以來至於兹祖宗之治迹可得而觀也高祖開建大業首闢元功度量規矩不可尚也時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故韶夏之音未有聞焉孝文皇帝克己復禮躬行玄默遂至昇平而刑罰幾措時稱古典未能悉備制度玄雅禮樂之風闕焉故太平之功不興孝武皇帝規恢萬世之業安固後嗣之基内修文學外耀武威延天下之士濟濟盈朝興事創制無所不施先王之風燦然復存矣然猶好其文不盡其實發其始不要其

終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疲敝當此之時天下騷動海内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孝宣皇帝任法審刑綜核名實聽斷精明事業修理下無隱情是以功光前世號為中宗然不甚用儒術從諫如流下善齊肅賓禮舊老優容寛直其仁心文德足以為賢主矣而佞臣石顯用事隳其大業明不照姦決不斷惡豈不惜哉昔齊桓公任管仲以霸任竪刁以亂一人之身惟所措之夫萬事之情常立於得失之原治亂榮辱之機可不

慎哉楊朱哭多歧墨翟悲素絲傷其本同而末殊孔子曰遠佞人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若夫石顯可以痛心泣血矣豈不疾之哉初宣帝任刑法元帝諫曰陛下宜用儒術宣帝不聽乃歎曰亂我家者必太子也故凡世之論政治者或稱教化或稱刑法或言先教而後刑或言先刑而後教或言教化宜詳或曰教化宜簡或曰刑法宜略或曰刑法宜輕或曰宜重皆引為政之一方未究治體之終始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道必

則天地制之以五行以通其變是以博而不泥夫德刑並行天地常道也先王之道上教化而下刑法右文德而左武功此其義也或先教化或先刑法所遇然也撥亂抑彊則先刑法扶弱綏新則先教化安平之世則刑教並用大亂無教大治無刑亂之無教勢不行也治之無刑時不用也教初必簡刑始必略則其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備謂之虐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虐教傷化峻

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陷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莫不興行則毫毛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莫不避罪則纖芥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錯故孔子曰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也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是言禮刑之並施也吾末如之何言教之不行也可以勝殘去殺矣言刑之不用也周禮曰治新國用輕典略其初也春秋之義貶纖芥

之惡備至密也孔子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簡於始也繪事後素成有終也夫通於天人之理達於變化之數故能達於道故聖人則天賢者法地考之天道參之典經然後軌於正矣

讚曰本紀稱孝元皇帝多才藝善史書鼓琴吹洞簫自度聲曲分别節度窮極要妙少好儒術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温雅有古人之風烈

前漢紀卷二十三